

落魄的严嵩摆算命摊等待提拔时机

1

历史传记



苦乡 著
浙江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嘉靖皇帝是明代历史上最具争议的皇帝,有人把他排在明太祖朱元璋之后,称他是明代第二位有作为的皇帝,有人却说他是昏君、暴君。严嵩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奸臣,后世文人把他描写得一无是处,但几百年来历史学家们一直质疑,说他不是奸臣。这对是非君臣到底是怎么回事?严嵩何以成了臭名昭著的奸臣?按徐阶给严嵩罗织的罪行,杀十次头都不为过,为何他仅仅只是被削职回家?严嵩死后半年嘉靖皇帝才知道,随后他就误食丹药而亡,这么巧?

中国的封建皇帝,很多人小时候都是由太监带大的,明宪宗朱见深小时候却由一个比他大十七岁的姓万的婢女带着。结果,朱见深刚刚懂事,万婢女就把他哄到了自己的肚皮上,并百般卖弄风情,导致朱见深对万婢女有了很深的依恋。后来朱见深一登基就迫不及待地封万婢女为贵妃,并依旧像孩子一样对她百般依赖。万贵妃生过一个儿子,不幸夭折,为防别的妃子先她生出皇子被立为太子,她便买通宫里的大小太监,一旦发现有的妃子怀孕,必要想方设法使其堕胎而已。

十年过去了,万贵妃一直到绝经也没能生育,便渐渐失宠。朱见深更为自己没有皇子而沮丧不已。直到这时才有人告诉他,说他有两个皇子,一个已经七岁,一个刚满四岁。原来,有一个妃子生下皇子后,因害怕万贵妃加害,一生下来便对外声称是女婴,并找了个死女婴,说孩子生下来就夭折了,从而瞒过了万贵妃。另一个从知道自己怀孕那天就称病卧床不起,不见外人,生了儿子后派人秘密送出宫外,让一个丫鬟养着。这个小七岁的儿子就是后来的明孝宗朱祐樞,四岁的儿子就是兴王朱祐杭。

有过不幸经历的人,他的言行就会明智一些。朱祐樞继位后,为了解婕妤多了会给予子女们带来特别深重的灾难,他便只收了两位没有名分的“夫人”在身边,以备皇后身体有恙时陪伴自己,终生未娶一个嫔妃。皇子朱厚照来到人世,那是含在嘴里怕化了,顶在头上怕吹了,结果朱厚照娇生惯养,放荡不羁,其言行举止比大街上的地痞流氓都不如。

弘治十八年(1505年),明孝宗朱祐樞驾崩,独子朱厚照继位,即正德皇帝。朱厚照当了皇帝,既不遵守

祖训,又不注意自身的形象。他不上朝理事,大小事情皆由身边几个拍马溜须的太监说了算。所以,短短两年时间,朝中就形成了太监八虎,尤以刘瑾为最,竟然妄称九千岁。朱厚照昏庸无知,天下子民忧心忡忡。各地藩王拥兵自重,宦官权臣狼狽为奸。大明王朝已呈分崩离析之势了。

正德十五年(1520年)三月的应天府,到处鹤唳风声。太阳离地还有三竿,许多商铺作坊都已关门收市,早早地歇了生意。在这种萧条的氛围中,一个四十出头的男人孤独地在大街上踽踽而行,他瘦高个,高颧骨,低头看着路面,那副失意郁闷的样子特别引人注目。此人姓严名嵩,字惟中,江西省分宜县人。他弘治十八年(1505年)中进士,选庶吉士,从国子监结业后授官编修。先因父母去世,丁忧在家,建钤山堂,自称钤山居士。后见朱厚照把国家弄得乌烟瘴气,便称病不还朝,蛰伏家乡,一面潜心读书,一面审时度势,待机而动。

如果朱氏的气数还未尽,那么谁是大明的中兴之主呢?严嵩把天下诸王放在心里过滤了一遍,最后把重点放在了兴王朱祐杭的身上。朱祐杭是正德皇帝的亲四叔,他虽然排行老四,其实老大(万贵妃的儿子)老二(被万贵妃毒死的皇子)早在襁褓中就夭折了,老三朱祐樞即孝宗皇帝也早已驾崩。所以,论亲疏论长幼,朱祐杭在众亲王中都有不可动摇的地位。何况朱祐杭才四十多岁,听说他在自己的封地里励农桑,奖商贸,使府库充盈,府兵精悍,招贤纳士,四方豪杰趋之若鹜。假若有一天朱厚照被推下帝位,能坐上皇帝宝座的必是此人无疑。自己穿了这身七品官服,实际上是跳到了朱厚照这个火炉上,如果不迅速离开,就会被烤成一个人肉干。于是,严嵩断然决定放弃这个待讲职

位,投身到兴王府去当幕宾。凭自己的才学,知人善用的兴王一定不会亏待自己,自己一定会有施展抱负的机会!

兴王的封地安陆府(今湖北省钟祥市)离应天府有千里之遥。雇不起车马,严嵩决定用自己的双脚丈量完这段距离。但不幸的是,弃官挂职的严嵩历尽千辛万苦,好不容易来到了安陆府,还来不及求见兴王,兴王就驾鹤西去了,享年四十四岁。王妃蒋氏平时事事都由兴王做主,这时突然遭此变故,除了一味啼哭外,大小事情全赖管家骆安料理。骆安料理完兴王王的丧事,对蒋王妃说,王府的开销太大,早已有些人不敷出了。如今王爷已经殒天,还养着那几十个门客幕宾在府中,如果朝中有奸人陷害,说不定还会弄出什么大事来,不如遣散他们为好。蒋王妃照准,并叮嘱骆安多盘缠,千万不要坏了兴王在在世时的情义。

严嵩住在客棧,听说王府不但不再收纳新人,反而还遣散了原有的门客幕宾,整个魂儿都丢了,一天到晚呆呆的,像具僵尸一样。由于精神支柱倒塌,又经暴雨一淋,离开安陆府的第二天,他便发起了高烧。看到眼下的窘况,严嵩本想一死了之,幸好一位老人救了他并及时开导,才使他放弃了死的念头。

严嵩决定留在安陆府不走了。他想:兴王王殒天,兴王的儿子还在,他是王位的继承人。听说这小子自幼聪明,志向不在其父之下。他现在还不满十四岁,正是需要有人扶持的时候,只要自己能够进入王府,以后一定能施展自己的抱负!

一无所有的严嵩先在乡下行乞,攒了几两银子后,心里暗暗思忖:这行乞之事终究不是自己应该干的,而且时间长了让人们知道,以后再想进

兴王府就绝对不可能了。于是,他置办了一些小物件,干起了走村串乡的货郎。严嵩读书不少,对周易八卦自然涉猎很深。一天他灵机一动,放弃了货郎的营生,找了个离兴王府不远的地方摆起了卦摊。他在心里祈祷:老天爷呀,你若可怜严嵩,就让王妃或世子心血来潮找我问问卦吧,如果他们来了我没能把握好机会,我无怨无悔。如果你不让他们来,我就是饿死冻死在这里,心里也不服啊!

正德十六年(1521年)是个倒春寒天气。梅花开了又谢,桃花也在含苞欲放,鹅毛大雪却从头天下午一直下到第二天早上才停。严嵩拉开那扇形同虚设的破门,瑟缩着来到街上,在老地方支起了他的卦摊,然后孤独地坐在那里,对着王府的大门发呆。

就在这时,只听一声响,王府的朱漆大门拉开了,从里面鱼贯而出八九个少男少女,喜鹊一样在雪地里叽叽喳喳。其中有个少年衣着服饰特别华丽显眼,被几个少男少女众星捧月般地簇拥着。他们在那个少年的指挥下分成两班,然后打起了雪仗,五彩缤纷的身影,在雪地里形成了一道别致的风景。被寒冷冻得缩成一团的严嵩,顿时热血沸腾。他料定那个衣着华丽的少年必是兴王世子朱厚燹无疑。精诚所至,金石为开。老天爷终于开眼,将机会送到自己的面前来了。

严嵩没有猜错,那个衣着华丽的少年确实是兴王府的世子朱厚燹。少男少女们玩兴很高,四散开来,雪团在他们头上流星般飞来飞去,伴着他们的欢声笑语。就在他们激战得不可开交时,一声吆喝灌进了他们的耳朵:“算命喽,看相算命喽。几位公子小姐有愿意看相算命的吗?不要钱的,免费给你们看相算命。”

“三剑客”的势力被廖志国瓦解

11

官场小说



丁邦文 著
天津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廖志国的夫人苏婧婧如何逃过赌石风波?廖志国又怎样从市长变成市委书记?黄一平在当上市委书记秘书后又面临着怎样的斗争?市委换届,班子中明争暗斗,市委书记廖志国面对县委书记的挑衅,如何应对直接决定了阳城政坛的格局,也决定了黄一平今后的命运。正值此时,组织部这个要害部门又出现了新问题,但也孕育了新机会。一场围绕组织部展开的政治斗争开始了,所有的政治问题都是人的问题……

[上期回顾]

通过黄一平的协调,于树奎终于主动上门向廖志国请罪,并且一进门就猛抽自己耳光,廖志国当然会原谅他了,本来他就想借出租车事件灭于树奎的威风。而卜副省长和廖志国的关系也变好了。

苗长林、贾大雄知道,这次卜副省长的阳城之行,其意不言而喻,既是向廖氏示好,也是向自己这一方施压。既然连背靠的参天大树都倾斜了,浓荫下的小草小苗们还有别的选择吗?因此,当着廖志国的面,苗、贾二人也不止一次表态:一定全力配合、支持廖志国同志的工作,团结一致,顾全大局,把阳城市的各项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。而且从此后的实际行动,及至大半年后的党代会选举看,他们的言语与行为还是基本一致的。至于内心是否真正诚服,那就另当别论,也不是十分重要了。

不仅如此,随着各自与廖志国关系的融洽,“三剑客”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微妙变化——“三剑客”的年龄都超过五十了,随着市、县两级党代会的临近,大家也都面临新的选择:于树奎作为阳城资历最深的县委书记,需要考虑自己的出路;贾大雄面临是留任常委还是退到人大、政协的难题;苗长林眼看在阳城竞争党政正职无望,也要重新考虑是否再返省城。一句话,大家皆有点自顾不暇,何论他顾?而这种变化,正应了中国一句俗语:夫妻本是同林鸟,大难来时各自飞。

因此,完全可以说,卜副省长的这次阳城之行,充分验证了此前在阳城出租车质量问题的查处上,黄一平所出主意、设计方案以及对操作过程的把握,是何等聪明、科学、得当。

此后很长一段时间,廖志国就像一个惯于复盘的象棋高手,闲来无事经常与黄一平相向而坐,以茶代酒,将那盘残局反复回味、把玩,构想出一个又一个假如,也从中体会到无穷的乐趣。

“假如我们紧紧抓住那个东方公司不放,会是什么结果?唔?”廖志国问。“那这个案件可能就不是我们阳城纪检、检察部门能办的了,弄不好

要上交到最高层。说不定,捅下的不是一个马蜂窝,而是天上会掉下一只角来哩。”黄一平回答。

“假如真的天上掉下一只角了,对谁的影响会最大?”廖志国又问。“事情查到底,于树奎和海北一帮人首先跑不掉,‘三剑客’恐怕全得进化铁炉,省里的大树不倒也得脱层皮。不过,还有一种可能性,这边案卷交上去了,上面忽然有什么人发话了,或是着眼维护政治稳定,或是出于维护和谐大局,总之,任何一个理由都可能将事情办成一锅夹生饭。然后,我们这边就成了最大的罪人,最惨的可能不是他们,反倒是我们。”黄一平又回答。

“假如我们不把材料移交给海北,那么局面还能够控制吗?”廖志国还问。“也许能够控制,但会有很大的后遗症。试想一下,任潮涌、吴少红们提供的那些情况,查或不查都会有很大的副作用,等于是将一个烫手山芋塞在我们自己手里了。而现在,交给海北县委处理了,将来即使有什么反复,会有于树奎奋力顶着。对我们而言,依然进可攻、退可守,始终攻守兼备,进退自如。”黄一平继续回答。

“哈哈哈哈哈!”廖志国已经很久没有爆发出如此爽朗、开心的大笑了。“一平啊,你已经完全成熟了,成熟到做一个县委书记绰绰有余的地步!”廖志国的话完全发自内心。

“哪里哪里,还有很大差距。再说,有些进步,也是廖书记这几年栽培的结果。”黄一平道。他明白,作为一名成熟的秘书,越是当下气氛融洽、情绪热烈,越是需要百倍的冷静与理性。很多不经意的马失前蹄,正是诞生于这样的氛围。当然,黄一平在回答廖志国上述假如的时候,也在想,假如那些状告廖志国的匿名信上,对手真的掌握了一两个真凭实

据,上面也有实权人物使用同样的侦查手段,那么,还会有你廖志国的今天吗?

黄一平当然不敢如此发问。可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担忧,他才始终将海北的案件牢牢抓住,且把握在一个完全不会失控的程度,否则,有可能玉石俱焚、两败俱伤,谁都没有好下场。这,也许才是官场最真正的险恶之处!

苏老主席从病危到去世,前后只有短短一个多月。苏婧婧作为独生女儿,自然要专程从美国回来,服侍父亲并处理后事。其间,黄一平出于公务、私谊,几乎寸步不离、随侍左右。看着廖志国在岳父遗体前哭得悲痛欲绝,旁观者无不动容唏嘘,甚至就连省委梁副书记的眼睛也红了。

苏老主席丧事期间,按照风俗习惯,官场规矩,自然断不了迎来送往、人情拉扯。其实,早在老人逝世当日,廖志国就让黄一平帮助草拟了文稿,分别制作成报告与告示两种式样,前者上报省委及阳江、阳城市委,后者广告各地亲友、同事,主要内容是按照苏老主席生前愿望,丧事一切从简,既不搞大规模告别、追悼仪式,也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礼品、金钱,恳请领导明鉴与监督,希望亲朋好友与社会各界谅解,等等。其实哩,逝者患老年痴呆症多年,哪里还有什么生前遗愿啊!

报告呈到省里,省委第一书记、副省长皆有亲自批示,要求转发全省领导干部效仿。省里多家媒体也刊登专文,予以表扬。

当然啦,报告送了,告示贴了,丧事还是不以家属的意志为转移,办得热热闹闹轰轰烈烈。灵堂设在阳江市殡仪馆最大的吊唁厅,由阳江市委市府出面操办,治丧小组囊括了当地党政要员,工作班子也是精干且完

备,其中阳江市市长冯开岭亲自挂帅。

黄一平猜测,冯开岭热心此事,除了尽些地主之谊外,还有另外一层考量——再有半年时间,全省地、县一级都要召开党代会,党委班子将全面调整,传说阳江市委书记将晋升进省委,冯开岭极有可能接班。冯开岭应该知道,阳江籍包括梁副书记在内的大批干部在省里居要职握重权,自己此时对一位逝者表示敬重,将可能获得他们的特别好感。

省委省府送了花圈,省里所有常委、副省长、人大和政协领导都送了花篮,大多数机关部门也都有所表示。按理说,苏老只是一个地级市的政协主席,且已经离休二十多年,本不应该有如此待遇,可是,如此隆重场面却又包含很多原因:一来哩,苏老主席是老革命,离休时虽是阳江政协主席,官级不过正厅,却享受的是副省政治生活待遇。二来哩,苏老主席为官多年,尤其是在阳江这样官势旺盛之地,在省里的老部下很多,不少人执师徒、门生之礼,且徒、生之下又有了孙辈,这些人皆是实权人物。三来,则是因为廖志国这个乘龙快婿,毕竟正是执掌阳城一方大权的主官,也即是省里领导及部门官员,多少也应当给些面子。

既然省里都如此重视,阳江、阳城官场就只能是全体出动了。一时间,那个非常宽敞的阳江殡仪馆内,原本还有些冷冷清清,却忽然各式汽车云集,尤其是安放苏老主席的大厅,几乎是摩肩接踵、人声鼎沸。

更为奇特的是,设灵哀悼的当日深夜,来了一辆大巴车,挂着海北牌照。于树奎带领县里四套班子成员、主要部门负责人,大概五六十人的样子,一律素色装扮,预先戴了黑纱、佩了白花,面色庄严、脚步匆匆,浩浩荡荡奔灵堂而来。